

## 《大地蜜語》 *Honeyland*

Directed by Ljubomir Stefanov and Tamara Kotevska, 2019, 87 minutes.

Distributed By Dogwoof

劉如意

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

黃色的身影獨身走在一望無際的大地上，身上背著古老的編織巢籃，不知道走了多久時間，只見她扶著山壁往前，停在某處，小心翼翼地敲開山壁上一處石板，露出裡頭裹著金黃色蜂蜜的蜂巢與湧動的蜜蜂。她小心的帶走其中一些，並用那古老容器帶著野蜂，返回村莊。這是由北馬其頓的Ljubomir Stefanov與Tamara Kotevska兩人共同執導的第二部紀錄片—*Honeyland*，以歐洲最後一位女性養蜂人—Hatidze，為主要故事軸線，帶出她與蜜蜂共存、共生的故事。村子杳無人煙，缺乏公路與電力基礎設施，某種遺世獨立、與世隔絕之感。她打開編織巢籃，放出蜜蜂，映著落日夕陽。Hatidze與母親同住在石板搭建的屋子，伴著自由進出的貓口與被稱呼為Jackie狗兒。Hatidze的生計來自野蜂所生產的蜂蜜，依著產蜜的季節，帶著她在片中常說的「已經足夠了」的數量的蜂蜜，到遠方城市裡的市場向攤商兜售以獲得收入。野蜂在廢棄石板屋牆裡築起蜂巢。每每打開取蜜，Hatidze總是留下一半的蜂蜜給蜜蜂，並道「一半給我、一半給你（one half for me, one half for you）。」這句話貫穿整部紀錄片的核心：Hatidze與自然的互動關係以及生態的平衡。蜂蜜之於Hatidze，除了自己食用、販售，更有一部分留給蜜蜂作為食糧。這是她與蜜蜂的永久相處之道，也是她的生存之道。

這看似平衡的互動關係，自Hussein一家人來了之後，便產生了變化。故事的高潮始於Hatidze與Hussein的衝突，具體而微地展現了人類導致的自然失衡，同時也致使自己陷入困境。某天，Hussein開著後方有著露營拖車的貨車，浩浩蕩蕩帶著妻子與七個孩子以及牛群，來到了村莊，喧囂取代

了寧靜。日子一久，Hatidze與Hussein一家時有日常互動。某天Hussein來到Hatidze的蜂巢旁，看著發光的蜂蜜，直說多又豐，Hatidze回道：「不管量多少，對我們就足夠了。」蜂蜜的量多寡，決定權在蜜蜂與天氣。Hussein隨後搬來許多人工蜂箱。Hatidze前來探看，提醒Hussein，「拿一半留一半，我的蜜蜂就不會被攻擊。」若養蜂人提早採蜜，蜜蜂會攻擊鄰近的蜂巢，吃他們的蜜；若遵守不提早採蜜的自然法則，就不會致使蜂群相互攻擊帶來死傷。後來，一位商人找上Hussein，要求大量的蜂蜜交易，他能支付給Hussein更多的金錢。Hussein為了商人的收貨，趕收蜂蜜。太早採收的結果，導致Hatidze的蜜蜂被攻擊死亡。Hatidze生氣地去找Hussein理論，但Hussein認為是氣候因素。失去蜜蜂的Hatidze到河邊的樹洞尋蜂；收不到蜂蜜的商人與Hussein隨後也來到這裡，並用電鋸砍下有著野蜂的大樹，拖回村莊。隨後，Hussein的牛隻開始不明原因染病、死亡，家中因經濟損失開始爭吵不斷。似乎失去了可讓他們再利用的自然資源，Hussein一家便離開了村莊。故事到這裡，村子恢復原有的寧靜。冬季，Hatidze有著Jackie隨行，他們跨越雪白覆蓋的林野，再度踏上尋蜂之路。

Honeyland雖然是紀錄片，但恰巧捕捉到了Hatidze與Hussein兩種截然迥異對待蜜蜂的方式與對比，也是人類如何掠奪自然的縮影。Hatidze依循季節時間與蜜蜂習性，遵守著“*One half for me, one half for you (bees)*”的準則，維繫著與蜜蜂之間的互動關係；相對於Hussein，當蜂蜜產量開始規模化以因應商人需求，可以想見破壞蜜蜂生存習性與拋棄自然法則與量產之間的矛盾，蜜蜂對Hussein來說只是生產工具。他們都對自然有所干預，但Hussein以為征服了蜜蜂，就可以控制他們，殊不知卻打斷了人與自然的連結，不只Hatidze的蜜蜂死去，自己再也無法利用這項自然資源。Hatidze在片中時常提到的“*One half for me, one half for you*”，看似簡單也是最難做到的道理。人類使用資源，如何不全部取走、「留」下一半或更多給其他物種與生態系，如何「留」、怎麼「留」，在思索當代全球環境議題之際，有著相當重要的提醒與反思。當資源商品化後，以產量、成本、資金等角度與價值來衡量，一切就都留不得。而Hussein的例子，凸顯了控制物種非但不會帶來產量的大增，反而在失衡的狀況，兩敗俱傷。

多物種民族誌 (multispecies ethnography) 是晚近人類學關注人與非人物種 (nonhuman beings) 間交纏關係的研究面向, 以非人物種為田野研究的主體, 挑戰人類中心主義的思考角度, 探究非人物種有著主體性與能動性, 以及它們與人類間的互動關係, 如何創造新的集體生活。這部片呈現了Hatidze的生活世界, 如何與蜜蜂彼此互相形塑、交纏與影響。人無法脫離其他物種而存在, 甚而與整個環境關聯起來。也因此Hussein對待蜜蜂的方式, 偏離了蜜蜂習性導致的失衡, 影響到不只是一個家庭與另個家庭的生計, 甚至在為了更多蜂蜜而去破壞蜜蜂原有棲地、毀壞樹種林地, 導致區域環境改變, 更大規模地影響了其他生命共同仰賴生存的生態環境。

諸如《末日松茸》中所提醒, 人無法踐踏其他生命而獨活 (2018 : 7) , 以當代環境與氣候變遷議題的角度, 來探究蜜蜂對於人類的重要性, 更能夠體現人與非人物種的關係。許多研究指出, 氣候異常使得開花時序紊亂、農藥致使蜜蜂受到危害、溫度造成環境改變、蜂群抗病能力下降和病蟲害傳播的速度加快等多重因素, 使得蜜蜂大量減少, 影響植物的授粉, 可能危及全球的農作與糧食的收成。美國EPA (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) 為這種失衡狀態定義為「蜂群崩壞症」 (Colony Collapse Disorder, CCD) , 指蜂群大量死亡, 導致蜜蜂生態幾近崩解。在臺灣, 近年來蜜蜂也受到氣候影響開花期、農藥問題、病蟲害等影響, 在蜜況不佳或根本採不到蜜的狀況下, 蜂農必須帶著蜂群移動、「遊牧」, 甚至更了解不同花期的開花狀況與環境變動, 以因應艱困時刻。

這部紀錄片無論是拍攝的手法和視角、與被攝者的互動、題材的選定以及倫理議題等, 尚有許多可探討之處,<sup>1</sup>整體來說可謂是一部相當優質的民族誌紀錄片作品。此外, 除了以蜜蜂的角度切入主角Hatidze的日常生活, 影片中也多有呈現Hatidze與母親的互動、暗含她對家庭的想望等, 雖片中並未太多著墨, 但Hatidze本身獨特的生命史以及生命韌性, 如何影響她與所處自然環境的關係, 可能會是另一個精彩之處。

---

1 更多議題討論, 可見2019年9月兩位導演受邀至香港參加香港紀錄片拓展計劃的受訪影片:  
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i8lfwINhl8Q&feature=youtu.be>.

## 參考書目

Anns Lowenhaupt Tsing

2018 末日松茸－資本主義廢墟世界中的生活可能，謝孟璇譯。臺北市：八旗文化。

EPA,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

2007 Colony Collapse Disorder, CCD。Electronic document, <https://www.epa.gov/pollinator-protection/colony-collapse-disorder>. Accessed April 10.